

賢帝王未嘗貪於財貨也乃常苦貧於士愁大賢大至人民不聚皆欲外附日以踈少以是不稱皇天心而常愁若若但欲樂富於奇偽之物好善之不能得天地之心而安四海也積金玉壁奇偽物橫縱千里上至天不能致大賢聖人仙士使來輔治也子詳思吾書大賢自來共輔助帝王之治一旦而同計比若都市人一旦而會萬物積聚各資所有往可求者得行吾書天地更明日月列星皆重光光照絃遠八方四夷見之莫不樂來服降賢儒悉出不復蔽藏其兵革皆絕去天下垂拱而行不復相傷同心為善俱樂帝王吾書乃能致此其價直多少子亦知之耶故古者聖賢獨深知道重氣平也故不以和土但付歸有德有德知天地心意故尊道重德愚人實奇偽之物故天書不下賢聖不授此之謂也子其慎之矣吾言不誤也子慎吾道矣夫人持珍物璧玉金錢行冥尚坐守之不能寐也是高但珍物耳何言當傳天寶秘圖書乃可以安天地六極八達乎出子復重慎之唯

唯吾書乃天神吏常坐其傍守之也子復戒之唯唯吾書乃三光之神吏常隨而照視之也唯唯吾書即天心也意也子復際精念之唯唯子能聽吾言者復為子陳數不見之事唯唯出口入耳不可來傳也帝王得之天下服神靈助其行治人自為善不日今而自均也唯唯弟子六人悉愚暗無可能言必觸忌諱今俱唯師自為皇天陳列道德為帝王制作萬萬歲寶器必師且悉出內事無隱匿誠得伏受嚴教密勅不敢漏泄諾今且為子考思於皇天如當悉出不敢有可蔽如不可出亦不敢妄行天地之運各自有歷今且案其時運而出之使可常行而家國大吉不危亡所以不付小人而付帝王者帝王其歷常與天地同心乃能行此小人不能行故屬君子令付其人也

右平道德價數貴賤解通愚人心

太平經卷之四十六

太平經卷之四十七

上善臣子弟子為君父師得仙方訣

第六十三

真人前凡為人臣子民之屬何者應為上善之人也真人雖苦宜加精為吾善說之唯唯但恐反為過耳何謙諾誠言今為國君臣子及民之屬能常謹信未嘗敢犯王法從生到死訖未嘗有重過生無罪名也此應為最上善之人也噫子說似類之哉若是而非也子之所說可謂中善之人耳不屬上善之人也。行真人復為吾說最上善孝子之行當云何乎宜加精具言之今所言已不中天師意不敢復言也何謙真人取所知而言之不及者吾且為子達之唯唯然上善孝子之為行也常守道不敢為父母致憂居常善養旦夕存其親從已生之後有可知以來未嘗有重過罪名也此為上孝子也噫真人所說類似之及非也此所說謂為中善之人也不中上孝也不及為過非過也今乃以真人為師弟子行作法真人視其且言何耳今子言財如是

俗人愚闇無知難教是也積愚日久見上善孝之人或反恠之子不及為子說之唯唯行雖苦復為吾具說上善之弟子今已有二過於天師不敢復言也行子宜自力加意言之為弟子見教而不信反為過甚深也但不及者是天下從古到今所共有也平說之唯唯然為人弟子旦夕常順謹隨師之教勅所言不失銖分不敢妄說亂師之文出入不敢為師致憂從見教於師之後不敢犯非歷邪愉愉日嚮為善無有惡意不違師心是為上善弟子也噫真人言幾類似之是非上善之弟子也財應中善之弟子耳實不及愚生見師嚴勅自力強說三事三事不明天師意為過責甚重恐復有罪不除也凡人行有不及耳子無惡意無罪也今天下人俱大愚冥冥無一知是也極於真人說事常如此今何望於俗夫愚人哉其常不達信其愚心固是也天師幸事事哀之既聞示之願復見為達其所不及恩惟明師師行吾將為真人具陳說之子宜自力隨而記之唯唯諾然夫上善

之臣子民之屬也其為行也常旦夕憂念其君王也念欲安之心正為其疾痛常樂帝王垂拱而自治也其民臣莫不象之而孝慈也其為政治但樂使王者安坐而長游其治乃上得天心下得地意中央則使萬民莫不喜無有冤結失職者也跛行之屬莫不嚮風而化為之無有疫死者萬物莫不盡得其所天地和合三氣俱悅人君為之增壽益算百姓尚當復為帝王求奇方殊術閉藏隱之文莫不為其出天下嚮應皆言咄咄善哉未嘗有也上老到于嬰兒不知復為惡皆持其奇殊之方奉為帝王帝王得之可以延年皆惜其君且老治乃得天心天地或使神持負藥而告子之得而服之終世不知窮時也是所謂為上善之臣子民臣之行所致也真人寧曉知之不邪唯唯子可謂已覺矣是故太古上皇帝第一之善臣民其行如此矣以何能求之致此治正也以此道吾道正上古之第一之文也真人深思其意即得天心矣吾敬受是於天心矣而下為德君解災除諸害吾

畏天威敢不悉其言天且怒吾屬書於真人疾往付歸之上德君得之以治與天相似與天何異哉善乎善乎見天師言承天太平之平氣真真已到矣其所以致之者文已出矣樂哉復何憂今民非子事何故見善即喜見惡則憂之乎所以然者善氣至即邪惡氣藏吾且常安可無疾傷夫惡氣至則善氣藏使吾畏災不敢行天下皆然故吾見善則喜也善哉子之言也天師幸哀已為說上善臣子民之法願復聞上孝之術善哉子難問也然上善第一孝子者念其父母且老去也獨居閒處念思之常疾下也於何得不死之術嚮可與親往居之賤財貴道活而已思弦歌哀曲以樂其親風化其意使入道也樂得終古與其居而不知老也常為求索殊方周流遠所也至誠乃感天力盡乃已也其衣食財自足不復為後世置珍寶也反悉愁苦父母使其守之家中先死者魂神尚不樂愁苦也食而不求吉福但言努力自愛於地下可毋自苦念主者也是名為太古上皇最善孝子

之行四方聞其善莫不遠為其悅喜皆樂思象之也因相傲故為帝王生出慈孝之臣也夫孝子之憂父母也善臣之憂君也乃當如此矣真人今且所說但財應乎之行各欲保全其身耳上何益於君父師而反言為上善之人乎此財名為自祐利之人耳真人尚乃以此為善何況俗人哉自見行謹信不犯王法而無罪名者嗚呼自言不負天不負君父師也汝行適財自保全其身耳及濠自言有功於上而啼呼天地此悲屬下愚之人也不能為上善之人也今所以為真人分別具說此者欲使真人以文付上德之君以深示勅眾賢使一覺悟自知行是與非亦當上有益於君父師不邪太上中古以來人益愚日多財為其邪行反自言有功於天地君父師此即大逆不達理之人也真人亦豈知之耶唯唯子可謂已覺矣今為行善實大難也子慎之子不力通吾文以解天地之大病使帝王游而無憂無事天下莫不歡喜下及草木子未能應上善之人也財名為保全子身之人

耳又何以置天地乎夫人欲樂全其身者小人尤劇子亦知之乎唯唯子可謂為已覺矣慎之唯唯今天師幸哀愚賤不達道之生願復聞上善之弟子行也然上善之弟子也受師道德之後念緣師恩遂得成人乃得長與賢者相隨不失行伍或得官位以報父母或得深入道知自養之術也夫人乃得生為父母得成道德於師得榮尊於君每獨居一處念君父師將老無有可以復之者常思行為師得殊方異文可以報功者惟念之正心痛也不得奇異也念之故行更學事賢者屬託其師為其言語或使師上得國家之良輔今復上長有益帝王之治若此乃應太古上善之弟子也及後生者明君賢者名為上善之人若真人今且可言易教謹信從今不違師心此者財應順弟子耳但務成其身也又何益於上而言為善弟子乎哉真人說尚言而民俗夫愚人常自言有功於師固是也夫為人臣子及弟子為人子而不從君父師教令皆應大逆罪不可復名也真人所說善子民

臣善弟子其行財不合於罪名耳愚哉子也何謂為善乎是故俗夫之人愚獨已洞達久矣今以真人說繩之已知其實失正路入邪偽迷惑久哉是故天獨深知之故怒不悅災委積更相承負是也皆若真人言行財保其身不犯非者自言有功於天地旁人也其大愚之劇者也子復慎之子言未盡合於天心也吾所以使真人言者不以故子也但欲觀俗人之得失以何為大過乎故使子言之視其枉直非耳子亦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本覺真人之時不欲與真人語言也見子惓惓日致善也故與子深語道天地之意解帝王之所愁苦百姓之冤結萬物之失理耳今既為子陳法言義無所復惜也子但努力記之唯唯吾向暗幾何弟子但不可與語故不與研究竟語也故吾之道未嘗傳出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去子曉矣然天師既哀弟子得真言不諱君賢則臣多忠師明則弟子多得不諱而言善哉子之言也得覺意行言之今天地實當有仙不死之法不老之方亦豈



可得耶善哉真人問事也然可得也天上積仙不死之藥多少比若太倉之積粟也仙衣多少比若太官之積布也衆仙人之第舍多少比若縣官之室宅也常當大道而居故得入天大道者得居神靈之傳舍室宅也若人有道德居縣官傳舍室宅也天上不惜仙衣不死之方難予人也人無大功於天地不能治理天地之大病通陰陽之氣無益於三光四時五行天地神靈故天不予其不死之方仙衣也此者乃以殊異有功之人也子欲知其大效乎比若帝王有太倉之穀太官之布帛也夫太倉之穀幾何斗斛而無功無道德之人不能得其一升也而人有過者反入其獄中而正尚見治上其罪之狀此明效也今人實惡不合天心故天不具出其良藥方也反日使鬼神精物行考宮擊其無狀之人故病者不絕死者衆多也比若縣官治亂則獄多罪人多暴死者此之謂如有大功於帝王宮宇積多官穀有布帛可得常衣食也夫人命帝王但常思與善人為治何惜愛哉人

君職會當與衆賢柔共平治天下也夫君無賢臣父無孝子師無順善弟子其為愁不可勝言也是故上古三皇垂拱無事無憂也其臣謹良憂其君正常心痛乃敢助君平天下也尚復為其索得天上仙方以予其君也故其君得壽也或有大功效大尚得俱仙去共治天上之事天復衣食之此明效也不虛言也夫中古以來多妬真道閉絕之更相欺以偽道使人愚令少賢者故多君臣俱愁苦反不能平天下也又多不壽非獨令下古人過也所由來久矣或大谷在此子亦豈知之耶唯唯故今天上積奇方仙衣乃無億數也但人無大功不可而得之耳比若人有縣官室宅錢穀布帛常當大道而居為家不逃匿也而無功德者不能得穀一斗錢一枚布帛一寸此明效也故太古中古以來真道日衰少故真壽仙方不可得也而人過得獨壽者極是其天下之大壽人也何也真道德多則正氣多故人少病而多壽也邪偽文多則邪惡多故人多病而不得壽也此天自然之法

也故古者三皇之臣多真道也故其君多壽五帝之臣少真道故其君不若三皇之壽也三王之臣復少真道不能若五帝也五霸之臣最上功偽文禍無有一真道故多夭死是明效也其中時時得壽者極天下之壽人也子重知之耶唯唯是故占者聖賢但觀所得瑞應善惡即自知安危吉凶矣其得上善文應者其治已最無上矣其得中文應者已象中人矣其得下文應者已象下人矣何謂也謂得文如得三皇之文者即其上也若得五帝之文者即其中也若得三王之文者即其大中下也如得五霸之文者即其最下也何以明如斯文乎善哉子之言也教其無刑而自治者即其上也其出教令其懼之小畏之者即其中也教其小刑治之者即其大中下也多教功偽以虛為實失其法浮華投書治事暴用刑罰多邪文無真道可守者即是其下霸道之效也古有聖賢但觀可得天教勅即自知優劣矣願聞教者使誰持往乎然或為其生賢輔助其治此若人家將興必生賢

子也或河洛為其出應文圖以為券書即是也子知之耶唯唯復為真人更明之家人且衰生子凶惡人君且衰天不為生賢良輔也人家且衰子孫不好為真正道德反好佞偽浮華功邪淫法即成凶亂家矣且人家興威必求真道德奇文殊方可以自救者君子且興天必子其真文真道真德善人與其俱共為治也河洛尚復時或勅之災害日少瑞應日來善應日多此即其效也善哉善哉行去真人勉之力之當有功於天當助德君為聽明何謂也欲有大功於天者子今又去世之人也不得譽於治以何得有功於天乎今當奈何哉但以文書付歸德君德君天之子也應天心當以此治報天重功而以安天下興其身即子亦得吉保子壽矣善哉唯唯行去

為行以何上有益於天君父師其為行增但各自祐利而已邪天深知人心口口哉故病者衆多也善乎愚生得觀天心師言已大覺矣子可謂易覺之人也今世多下愚之人自信惡心不復信人言也過在此毀敗天道使帝王愁苦者正起此下愚之士反多妬真道善德言其不肖而信其不仁之心天病苦之故使吾為上德之君出此文可以自致能安其身而平其治得天心者太古上皇之君深與天厚者正以此也真人寧曉不邪唯唯行子已知之去矣行惡之唯唯願復請問一事行言天師陳此法教文何一衆多也善哉子之難也可謂得道意矣然天下所好善惡義等而用意各異故道者大同而小異一事分為萬一千五百二十字然後天道小耳而王道小備若令都道天地上下八方六合表裏所有謂此書未能記其力也真人寧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以此書付道德之君令出之使凡人自思行得失以解天地之疾以安帝王其治立平真人曉邪唯唯行去自厲

勿忽也唯唯  
右分別君臣父子師弟子知其善惡行得失占  
服人以道不以威訣第六十四  
真人前凡人當以嚴畏智詐常威勝服人邪不宜邪子自精言之然人致當以嚴威智詐勝服人何也夫人以此乃能治正人噫真人內但俗夫之人知耳未得稱上真人也其投辭皆類俗人不入天心也夫上真人投說乃當與天心同也今以嚴畏智詐勝服人乃鬼神非惡之也非獨鬼神非惡之也乃陰陽神非惡之也非獨陰陽神非惡之也是故從天地開闢以來天下所共病苦而所共治者皆以此勝服人者不治其服者故其中服而寬者乃鬼神助之天地助之天地助之故人者亦治其勝人者而助服其服者也是故古者三皇上聖人勝人乃以至道與德治人勝人者不以嚴畏智詐也夫以嚴畏智詐刑罰勝人者是正乃寇盜賊也夫寇盜賊亦專以此勝服人君子以何自分別自明珠異乎而真

人言當以此曾不愚哉是正從中古以來亂天地者也子知之耶是故上古有道德之君不用嚴畏智詐治民也中古設象而不敢用也下古小用嚴畏智詐刑罰治民而小亂也夫下愚之將霸道大興以威嚴與刑罰畏其士衆故吏民數反也是故以道治者清白而生也以德治者進退兩度也故下古之人進退難治多智詐也天以道治故其形清三先白地以德治故忍辱人以和治故進退多便其辭變易無常故也天正為其初地正為其中人正最居下下極故反上也以何知其下極也以其言進退無常出入異辭也此三氣下極也下極當反上就道乃后得太平也與天相似就德乃中平也與地相似就和乃得小亂也與人相似就嚴畏智詐刑罰乃日亂故與霸王相似刑罰大起也今真人反言當以嚴畏智詐此乃亂天義者也今天師言不當以嚴畏刑罰也天何故時遣雷電辟歷取人乎善哉子之難也得其意然所以取之者人主由所敬重事欲施惡以易寬人人乃至

尊重反使與人六畜同食故天治之也而助其服人食此人惡之也是故天下無大無小輕易寬人者也悉共見治也而怜助服者也故君子勝服人者但當以道與德不可以寇害勝人寬人也夫嚴畏智詐但可以伏無狀之人不可以道德降服而欲為無道者當下此也比若雷公以取無狀之人不可常行也與天心逆治欲得天地心者乃行道與德也故古者聖賢乃貴用道與德仁愛利勝人也不貴以嚴畏刑罰驚駭而勝服人也以此邪枉安威駭服人者上皇太平氣不得來助人治也所以然者其治理人不知或有大冤結而畏之不敢言者比若寇盜賊奪人衣物也人明知其非而不敢言反善名字為將軍上君此之謂也或有力弱而不能自理亦不敢言皆名為閉絕不通使陰陽天氣不和天之命人君也本以治強助劣弱為職而寇吏反以此嚴畏之威之也乃以智詐驚駭之使平氣到德君治恐以是亂其正氣故以此示真人也以付上德君以示諸賢及凡人使吏民

自思治當有益於上慎毋亂之也真人覺曉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去常慎言毋妄語也天非人唯唯凡人不及不若好問也唯唯右分別勝服天地人鬼神所非惡所助法太平經卷之四十七

卷之

十三